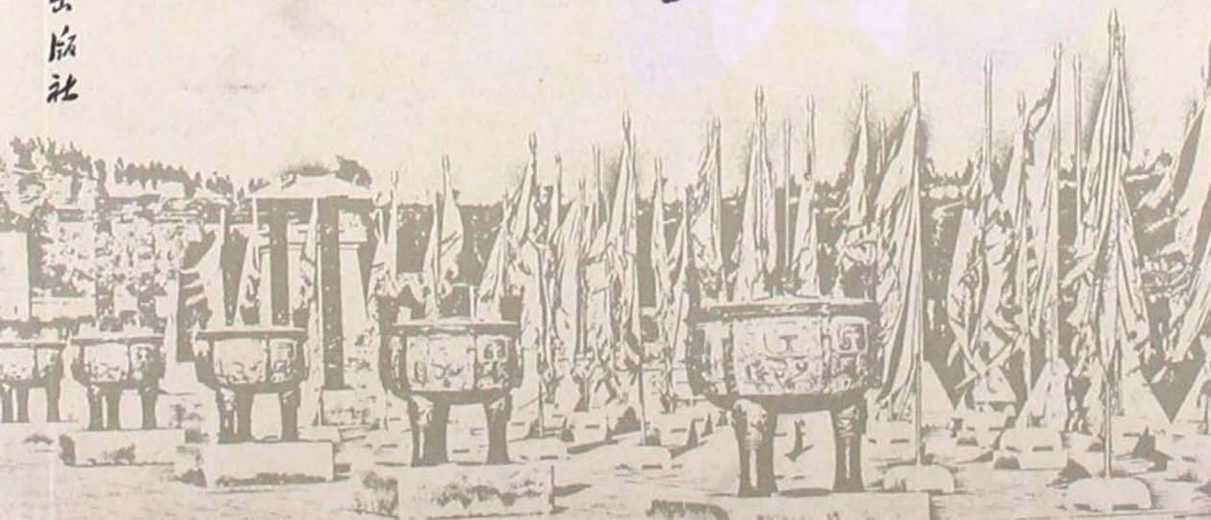


曹卫东 著

玉殇



兰州大学出版社



识和道理,她理解很快,可以看得出她的思想是倾向于革命工作的,原本准备发展入党呢!今天是28号,如果把起义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今天白天咱们无论如何得和起义部队中的刘志等人联系上,再没有合适的人了,就叫纪英去吧!”梅叶焦急万分,恳切地看着杨一民说。

杨一民锁了眉头听她说,凭着自己对纪英以前和现在的了解,纪英应该能帮助他们完成这一任务。此时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了,他沉思片刻道:“好吧,我同意。情况紧急!只有这样了。一会儿英子来了,咱们跟她谈谈,具体你跟她说说。”

说曹操,曹操到。不大一会儿,纪英便来了。一大早,纪曹氏杀了只鸡熬了些鸡汤,鸡汤熬好后,趁热用瓦罐装了,叫纪英给二人送了过来。纪英进了窑洞,把瓦罐放在桌上,用勺舀到碗里晾了,关切地问:“杨大哥,赵老师,啊,不,嫂子,你们的伤怎么样了,好点没?”梅叶笑着说:“谢谢你,英子,我们的伤好多了,你来得正好,快坐。我正好有事给你说呢!”纪英一听,忙坐在了她的身边。梅叶道:“英子,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为天下受苦的百姓呐喊和打天下的那一群人吗?”纪英迟疑一下说:“你是说在陕北的共产党吗?”梅叶点点头。纪英说:“记得,当然记得了。”梅叶道:“英子,你听我跟你讲,我和你杨大哥都是那一群人里的。我的真名叫梅叶。”纪英一听惊异地瞪大了眼睛道:“真的?”“当然是真的,昨天夜里由于革命队伍里出了叛徒,敌人全城大肆抓捕地下党,我和你杨大哥负伤拼死逃了出来。英子,你觉得我和你杨大哥是值得帮助和信赖的人吗?”“当然了,你和杨大哥是我最信赖和敬佩的人,有什么你就直说吧,嫂子。”梅叶见纪英态度诚恳真挚,回头看了一眼杨一民,然后拉了纪英的手说:“英子,眼下我和你杨大哥有伤在身,且被通缉,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我们去办。你现在就到县城轩辕街的杂货店去找李子云老板。见面之后,跟他说暴风雨来了,他说要雨伞吗?你便说北方有急信。他说是杨虎捎来的吗?你说是。对上暗语后,你叫他马上与刘志联系,告诉刘志28号晚12时部队提前起义,起事后大家在高升酒楼会合。还有,赶快叫他火速派人摸清巴继志叔侄今晚上的去向,到这儿来向我们报告!听清楚了吗?”纪英点点头,做了肯定的回答。杨一民郑重地看着纪英道:“英子!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几百名起义战士的生命现在就在你的手上了,千万小心,我和梅叶相信你一定能帮我们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从杨一民殷切的目光里,纪英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她理理头发自信地说:“杨大

哥,嫂子,放心吧!我一定把信送到!你们先吃饭,我这就去。”说完把鸡汤端到二人的面前,自己顺手提了个竹篮出了门直奔县城而去。

五十九

快晌午时,远远地有了起风的声音。纪曹氏从窑洞中出来,仰头一看,只见天空中西北角上有一片黑云涌了过来,不久,风渐渐停了,黑云席卷了整个天空,变得越来越厚。天色顿时暗了下来。猛然间一道闪电从天幕中划过,平地起了一串惊雷,随着雷声那雨像是得到了号令,便瓢泼一样地下了起来。霎时,雨幕就将天与地连在了一起。不远处的河滩里,沮河的流水声与哗哗的雨声混在了一处,有一种发闷的声音,水陡然间增大了好多。

纪曹氏看着外面的雨,对纪琦说:“他爹,下这么大的雨,我看你们就别去了。等雨停了再说。”纪琦道:“没事,这雨是过雨,一会儿就过去了。我和纪师、纪义、纪礼都去,叫纪升、纪连在家照应着。”“爹,我们要跟你去!”纪升、纪连不放心的说。纪曹氏道:“我也是觉得不太放心,叫升娃和连娃都跟你去,人多了好照应!我和秋芬她们在家,不用陪。”纪琦拗不过,就答应了。

纪琦等纪义几个人过来后,坐在那里拉了一阵子闲话,看着雨小了些,便披了斗笠向镇里的福来酒楼走去。

纪琦等人哪里能料到,巴继志叔侄今日在酒楼内摆的宴席岂止是鸿门宴,简直是一场灭门宴!巴继志自从和李林相勾结,欲谋杀害纪琦一家后,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下手机会。昨天抓到寇清凌后,按照他的招供,抓到了不少共党分子。现在的寇清凌在巴得贵等人看来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巴继志却从他身上想出了一条谋害纪琦一家的毒计来。

他叫人把寇清凌提前押到了福来酒楼,然后设下圈套,只等那纪琦等人来钻,他的想法是先叫纪琦等人喝酒,待喝至半醉时,适时倒上毒酒,然后假称共党分子前来搭救寇清凌,将寇清凌和纪琦等人乱枪打死,叫纪家人至死背上个搭救共匪的名,搭救共匪就是私通共匪,杀了就杀了,谁还敢说什么!此计一出,李林等人纷纷称绝。可怜纪琦等却还蒙在鼓里!

纪英的信送得很顺利,李子云在对上暗语后,根据指示,马上与刘志取得

了联系。刘志得到命令,立即召集部队内的党员和团员开会,详细安排部署了晚上的行动。至于巴继志的行踪,李子云正派了人去打探,准备一有消息就来黄花镇报告杨一民。

纪英顺利返回后,把情况向杨一民和梅叶做了汇报,两人听了非常高兴,连连夸赞纪英任务完成得好。

到了后晌,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却还不见李子云前来报告巴继志叔侄的行踪。杨一民心急如焚,焦急地看着天色。经过休养,他体力已经恢复,左臂上的伤已无什么大碍。他换下沾了血迹的衣服叫纪英烧了,在弹匣中压满了子弹,对梅叶道:“如果情报员再不来报告,那只有我去寻找巴继志了,一定要在行动之前想办法除掉他!”梅叶担心地说:“你一个人怎么行?我和你一起去!”杨一民劝也劝不住,只得由了她。天将黑时,雨停了,杨一民和梅叶便开始行动。纪英不放心,硬是跟在他们的身后要一起去。杨一民坚决不同意,无奈时间紧迫,已经没时间再劝阻纪英了,三人就一同出了门。走到半路,遇到李子云带了两个地下党员正往黄花镇赶来,一见杨一民,李子云气喘吁吁地道:“总指挥,巴继志叔侄的去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们和李林、李带等人今天白天把寇清凌押到了县城的福来酒楼,直到现在都没有返回,搞不清在搞什么阴谋。”纪英一听福来酒楼,叫道:“我爹和几个叔叔今天也到福来酒楼去了,巴继志前两天给我四叔写了封信,说是我那纪二哥被他们误抓了,他今天在黄花镇的福来酒楼摆下酒宴,让我爹他们去参加,说什么是让两家和解。”杨一民一听道:“蛇蝎之人哪会如此友善!这里面定有阴谋!恐怕纪家大伯会有危险,事不宜迟,大家得马上赶往黄花镇的福来酒楼!”

纪琦等人一来到福来酒楼,就受到了巴得贵的迎接。巴得贵见了纪琦等人是满脸堆笑:“哈哈,纪家大叔来了,久仰久仰!我叔父在楼上等着呢,快里面请!”有理不打笑脸人,何况人家还是个惹不起的主儿,纪琦、纪师等也就嘴里打了哈哈随了他往楼上走。纪礼道:“哈哈,巴连长,我家纪二呢?”巴得贵笑道:“你说我那纪二兄弟呀!他在楼上,在楼上!”上了楼,进了包间,就见一个稍显肥胖,戴了圆框眼镜的军官坐在里面的桌子上,纪二则坐在一旁。

一见纪琦等上来,军官一摸八字胡,站起来笑道:“是纪兄吧,敝人巴继志。各位都到了,太好了!快快入座。幸会幸会!”看到纪二,纪琦等人心里才觉得踏实了许多。纪琦忙上前问好,把纪师等一一给巴继志做了介绍。入座后,巴继志

吩咐：“来人啊，把酒都倒上。”两个堂倌便给众人斟上了酒。巴继志端起酒杯道：“咱们两家是不打不相识！哈哈，信里我都说了，在此就不多说了，来干了这杯酒，大家都是兄弟，往后多亲多近了！”说罢，自己一仰脖，来了个先干为敬。纪琦等见他喝了，便也不再生疑，一个个都干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纪琦见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喝的酒也喝了，就对巴继志和巴得贵说：“冤家易结，不易解，幸亏贵叔侄大人大量，宽宏大量，还给了我们纪家这么大的面子。以后有用得着的时候，二位长官一定说一声，天不早了，我们领纪二回去吧，告辞了！”巴继志笑道：“哪里话来！都是一家人了，还说这些！要走可以，再喝最后一杯！”说罢一使眼色，巴得贵心知肚明地拿了手中的一壶酒把纪琦等人的酒杯斟满，巴继志与众人碰了，俱各自饮下。纪礼平时不喝酒，悄悄把酒顺嘴边滑进了衣服里。纪连嫌呛，则喝了一半。见纪琦等人酒已下肚，巴继志突然脸色大变，他冷笑道：“纪琦，你们是该上路了！”说罢，只听砰的一声，他把手中的酒杯摔了个粉碎。包厢门猛然被人推开，李林、李带和那刘六手里拿了短枪身后跟着五六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押着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寇清凌冷笑着走了进来。纪琦等大惊，说声不好，就想夺门而出。可刚挪动了几步，除纪礼外，纪琦、纪师、纪义，还有那纪二、纪升和纪连只觉天旋地转，腹中巨痛，接着嗓子里发咸，一张嘴，一人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不好，酒里头有毒药！纪琦强忍着巨痛扶了椅子撑着站了起来，指着巴继志怒斥道：“你，你，为什么？”

“哈哈，为什么。好吧，纪琦，大爷我今天叫你当个明白鬼，李聚德李老爷你认识吧！他叫纪义杀了对吧！人家儿子李林现在是黄陵县长、侄子李带是警察局长。大爷我也是有正义感的人，帮李县长报杀父之仇，是分内之事！原因知道了，你想必也明白了！那你们就放心死吧，等你们几个死了，我再去抄了你们的家，叫那男女老少都来陪你们！纪英不能死，我会叫我侄子把她照应好的，家产嘛你们也不用操心，李县长会给你们打理好的！李县长、李带、刘六，和老朋友道个别吧！”巴继志和李林等人得意地狞笑着，举起了手里的枪，一阵乱枪响处，寇清凌、纪琦等先后倒在了血泊之中。纪义见势不妙，拼尽全力敏捷地一跃，将巴得贵扑倒在地上，巴继志一见，吓得后退几步缩在后面。李林、刘六和几个士兵端了枪把纪义围在了中间，纪义把心一横，一把将巴得贵身上别的手榴弹拔了出来，猛一用力，拉开了手榴弹的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酒楼之上顿时硝烟四起，呼喊声戛然而止。李林、刘六和巴得贵等人随那纪义被炸得血肉

横飞,命丧黄泉!巴继志、李带及剩下的几个士兵,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恰在这时,杨一民、梅叶和纪英等人赶到了福来酒楼,纪英听到爆炸声,看到火光,心知不好,哭喊着就往里闯。梅叶见势不妙,忙挡在她身前。看到有人往前冲,躲在暗处的士兵,开枪便打,这一枪正打在梅叶的胸口上,梅叶惨叫一声倒在了血泊之中。杨一民和李子云等忙开枪打死了躲在暗处的士兵。巴继志、李带等人听到枪声,看到被打死的哨兵,便与杨一民等展开了对射。

正僵持间,忽听县城方向军号嘹亮,枪声大作,起义开始了!听到号声,巴继志等人不知城内情况如何,遂无心恋战,掉头就跑,逃跑中,巴继志和李带被子弹击中死在了楼下,剩下的几个士兵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分做了俘虏。见敌人已经被肃清,杨一民等赶紧来看梅叶。此时的梅叶被纪英抱在怀里,浑身是血,已经不行了。她把杨一民叫到跟前,用自己那双沾了鲜血的手紧紧握住杨一民的手,用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杨一民断断续续地说:“一,一民,我,我不行了,我多想和你在一,一起,呀,可,可……你能把我当成妻子,亲,亲一下吗?”杨一民此时热泪如潮水般涌出,他啜泣着,双手捧住梅叶的脸,轻轻地吻着她。泪水打湿了她的脸庞,梅叶幸福地笑笑,看着纪英说:“英子!我,我知道,你喜,喜欢一民。我和你,杨,杨大哥扮的,扮的,是假夫妻!好,好,爱——他。”说罢,头一歪,溘然长逝。

转眼之间,纪琦、纪师、纪义、纪二、纪升都死在了巴继志和李林等人的手里,纪礼、纪连受了重伤暂时捡回了一条命。顶梁柱们连死带伤,纪家的天顷刻间崩塌了!纪曹氏等人悲痛欲绝,幸亏有杨一民和曾泰一家帮着,才给五人料理完了后事。几天来,纪英和一家人都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想想爹和哥哥等人的惨死,纪英哭得几次几近休克。

纪连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怕妹妹如此悲伤下去,解脱不出来哭坏了身体。唉,怎么才能叫纪英早一点解脱出来呢!纪连知道纪英的心思,知道她喜欢杨一民。思虑再三与月娥商量,两人一致认为让纪英早一点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解脱出来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她跟随杨一民的部队到陕北去。

听说今天起义军就要开拔,纪连说服了母亲,挣扎着下了地,叫月娥和崇义搀了自己,陪了纪英来到杨一民部队的驻地,准备送纪英去陕北。

纪英不忍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但纪连主意已定,坚决要叫她走。纪英拉着哥嫂的手哽咽着说道:“二哥、二嫂,我舍不得娘和你们大家呀!我真的

不想走！”“看你说的，英子，听哥的话，爹和大哥他们的事儿，你能不想就别想，再不敢伤心了！哭坏了身子，以后可就麻烦了。杨大哥是个好人，能干大事，大家互相都熟悉，跟着他去陕北，咱娘、哥和你嫂子放心，你也能从家里的事情中早一点解脱出来。家里你就不要牵挂了，有娘、四叔，还有我和你嫂子呢！安顿好了就托人给我们捎个信来，省得娘挂念！你就放心去吧。”纪连和月娥边说边用衣角拭去脸上的泪珠，他们心里也着实舍不得纪英走呀！三个人哭成了一团。

杨一民看到，走过来了解了他们的来意后，欣然应允，并劝慰他们说道：“放心吧，纪连、月娥，欢迎纪英同志参加革命队伍！我和部队的同志们会好好照顾她的，你家遭此大难，你们和大娘一定要坚强些！要挺住啊！千万不可过于悲伤，身体要紧！等部队到了陕北，就叫英子给你们捎信来，我们走了。”说罢，杨一民命令刘志集合队伍，然后向纪连、月娥等送行的人群招招手，和起义时解救出来的朱自厚、孟伍等人领着纪英带着队伍向陕北疾行而去……

第一部完

作者简介：曹卫东，机关公务员。笔名郭魏郡，号兰山秀士。祖籍山东，陕西黄陵县人。曾在小说阅读网、文学博客网、《兰州晚报》、《甘肃交通安全报》、《兰州晨报》、《金秋》等媒体上发表文章百余篇（部），数十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我从哪里来》、《幻境》、《暗物质》、《偶然事件》、《清风拂过你的脸》，散文集《清风拂面》等。

责任编辑 何军民 锁晓梅

封面设计 王 笃

ISBN 978-7-311-03208-1



9 787311 032081 >

定价：1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殇/曹卫东著.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311-03208-1

I. 玉…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1188 号

责任编辑 何军民 锁晓梅

封面设计 王 笃

书 名 玉殇

作 者 曹卫东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 - 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 - 8617156(营销中心)

0931 - 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

印 刷 兰州残联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248 千

印 数 1 ~ 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_7_311_03208_1

定 价 1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作者简介：曹卫东，机关公务员。笔名郭魏郡，号兰山秀士。祖籍山东，陕西黄陵县人。曾在小说阅读网、文学博客网，《兰州晚报》、《甘肃交通安全报》、《兰州晨报》、《金秋》等媒体上发表文章百余篇（部），数十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我从哪里来》、《幻境》、《暗物质》、《偶然事件》、《清风拂过你的脸》，散文集《清风拂面》等。

内容提要

义和团首领纪鹏,率领部下与入侵的八国联军作战失利后,背负朋友曾春荣的嘱托,誓将曾家传家之宝“玉玲珑”完璧归赵,不幸与家人失散后孤身浪迹天涯。儿子纪琦等为躲避官府对义和团的追杀,举家逃到了黄庄,靠租种本庄大地主李聚德的土地为生。连年的大旱,使得纪家人债台高筑,举步维艰。李聚德乘机想霸占其土地和纪琦的女儿纪英……阴差阳错,李聚德因撞破小妾奸情丢了性命,纪家人背负冤枉出山东赴贵阳,西逃陕北,亡命天涯……大学生杨一民一家与老师朱自厚、同学方义德等同情之余拔刀相助。

为救国难杨一民奔德国、赴苏俄学习军事,投身国内革命。清涧起义初显身手,陕甘兵运再显神威,俄国姑娘伊林娜以身相许,更有梅叶、纪英爱意无限苦苦等候……好男儿自有一番侠骨柔情。

这是一本由家族史演绎而来的书。这是一本对于人生进行过思考和感悟的书。希望通过思考和感悟对短暂的人生旅途有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理解和认识,希望通过对先辈事迹的探求和理解,于自己的来去做一个不尽成熟的追索和遥想,这样才不虚人生之旅,才能审视生命所焕发出的瑰丽的光芒。

序 言

那一年的某一天
祖父一家
离开了牡丹花盛开的地方
亲人们只顾奔忙
从此再没有回来

又一年的某一天
祖父一家
来到了古柏参天葱郁的地方
依着桥山轩辕庙
从此再没有离开

也还是在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看到报纸上的启示,便写了这首小诗投给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全省国庆三十五周年诗歌竞赛,结果竟然得了一个优秀奖!过了许多年以后,每每想起,心中还充盈着振奋与喜悦。

父母在世时曾说过我是一个很能写的孩子,如果持之以恒不断磨砺,终会有好的收获。

等到高二的时候,传奇式的家族史与我的写作激情第一次撞击在一起迸发出了星火!于是就有了《玉殇》最初约一两千字的文字,但这也仅仅只是火花而已。一切都在瞬间破碎……父亲的病逝击碎了我少年时期如诗的梦幻和憧憬,我的人生也随之逆转。从此,我于懵懂之中体验着世态百相、人间冷暖。期间我完成了由学生到成人、由男孩到

男人的转变。而写作,作为我唯一的爱好保留了下来。此间,《玉殇》则如一棵未破土的幼芽,仅仅沉睡于心间。

思绪与文字的奔涌于2007的四月间突然爆发,写作的激情充斥了我的整个头脑,让我的创作灵感在瞬间迸发且势不可挡!

二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玉殇》(《我从哪里来》四部曲第一部)终于完成,呈现于案前。

淡淡乡愁
缘于玉殇
只知来处
不知归处

《玉殇》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她的身上凝结着我的心血、我的乡愁、我的悲伤与快乐,也凝结着众多老师和朋友的辛勤劳动。作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于文字基础、写作技能等方面的原因,她的起点不是很高,也不那么精致,就好像一部总体完成但局部细微之处尚需雕琢、修饰、润色的雕塑。于是有了众多老师和朋友不厌其烦的审阅和指正,终成今日之颜色。“画眉深浅入时无”,此时怀着忐忑的心情让自己的稚嫩之作与读者见面,还请方家多多批评指正。

没有辜负父亲和母亲的期待与希望,谨以《玉殇》献给天国里的父母。

本书书名由甘肃省书法协会会员蒙童老师题写,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感谢所有支持我写作的老师和朋友们!

感谢所有给拙作提出宝贵意见的读者!

是为序。

作者

2009年3月5日于兰州

引子

时光如同流水,奔涌而去,虽有缓急,却没有停滞。一路的风景有亮丽,也有晦涩,其中有着许多叫人久久回味却无法再次经历和徜徉其间的无奈和惆怅,在这无奈和惆怅之中继续向前走,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在下一个轮回开始前,追溯生命的历程……

一

民国12年,山东曹州府大旱。从开春到惊蛰,直至清明时分,滴雨未降。这可苦了庄稼人。黄庄的村民们起早贪黑,用肩挑、用手提、用驴车拉来了水,耙地、播种。可是连谷雨都过去了,还是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眼看着今年的庄稼几乎要绝收,村民们着了慌,个个都拼了命地找水,可这无异于杯水车薪,焦土仍旧干得冒烟,庄稼大多早死,只有少许幸存的耷拉着脑袋,也早已是奄奄一息了。

纪琦站在田头无奈地看着早已龟裂的泥土,叹道:唉!这天咋就不下雨呢?火辣辣、干巴巴、燥热得叫人窒息的空气里,到处散发着呛人的干土腥味。纪琦弯下腰,蹲在田头,用手从地里抓了把泥土攥了攥,刚一松手,干土便像细沙似的从指间滑落了下去。他紧锁着双眉,心想:再这样下去,这个秋天可就颗粒无收了,一家人吃啥呢?更别提纪升、纪连下半年的学费了。

自打迁到黄庄,这种年成十几年来还是第一次遇上。

“纪琦,你欠下的租子什么时候才能交到我院里?从年初都说到年末了,你交的租子在哪儿呢?”正在发愣的纪琦猛地一惊,回头一看是李聚德——本村的大财主,自己还欠着他不少租子呢。纪琦忙陪着笑脸站起来转过身道:“噢,是李老爷呀,来来来,抽袋烟……”边说边从腰间取下旱烟袋递给李聚德。“去

去去,纪琦,少跟我来这一套!你说说看,欠的租子什么时候交?再不交,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不仅要收回你租的地,你自家的那点地也得给我交来顶账!”李聚德不耐烦地挥着手道。“别,别,李老爷,欠的租我交,一定交!只是你看这天旱的,今年老天爷不开眼,从开春到现在一个雨点都没下,地里的麦子、高粱、豆子都快焦了。家里吃的都没了,欠的那些租子这阵子确实是交不上。老爷,再给宽限些日子吧!我有了一定给您交到院里去。”“得,纪琦,你别跟我唱哭丧调,该交的一定得交!这么着吧,我再给你两天时间,到时候你要是再不交,可就别怪我李某人不客气!”说罢拂了拂袖子,带着一脸的不屑,扭转干瘦的身躯,挺直了腰背昂首迈着四方步又去别处催租子去了。

纪琦握着旱烟杆呆了半晌,从荷包里装点烟叶,打着了火,蹲在田头吧嗒吧嗒地吸着,一缕缕青烟散发着烟叶燃着后的辛辣气息袅袅地飘向了空中。

“纪升,你和纪连还有要问的吗?没有的话回去再好好温习一下《论语》。见了你爹叫他把你俩下半年的学费交到我这儿来。别人的都交了,就剩你和纪连的了。”朱自厚坐在案前用手扶了扶眼镜框,慈爱地看着眼前的两个学生。这是兄弟俩,个子较高,身板结实,眉宇间有着一股英气的是哥哥纪升;个子稍矮,眉目清秀的是弟弟纪连。虽然衣着破旧,但两人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十分整洁。

“没有要问的了,朱先生。学费我会跟我爹说的,没别的事,我们就走了。”纪升口中恭敬地答应着,领着弟弟纪连退出了老师的庭院。

天真热,一暴露在毒辣的阳光下,热腾腾的气浪便把人整个儿裹了起来。纪升、纪连心烦意乱地解开衣襟徒劳地扇着。纪连边擦着额头上的汗,边对纪升说:“哥,我十七,你快十九了,今年天旱成这样,麦子恐怕要绝收哩,一家人现在连吃饭都困难,爹娘哪有余钱给咱哥俩交学费呢!我觉得这字应该识得差不多了,咱们不如休了学帮爹娘干活去。”

“连娃,你说的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爹娘省吃俭用叫咱哥俩读了三年的书,该认的字也认得差不多了,这年成书是不能再读了,叫英妹帮娘给人家做做针线,咱俩给人打打短工,也能给家里添些柴米钱。回去咱就跟爹说明了吧!”纪升边说边用手揉着空瘪瘪的肚子。他和纪连晌午时每人只喝了半碗照得见人影的包谷菜粥,这阵子说话显得有气无力的。

“哥，咱们休学的事情，你说爹会同意吗？就算爹同意了，朱先生人那么好，知道的东西又那么多，我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呢！”纪连看着纪升道。“能跟着朱先生继续读书当然好啊，可是，谁让咱家穷呢，唉！吃饭穿衣第一呀！吃了后晌饭，跟爹提了再说吧！”提起朱先生，纪升也有同感。二人说着说着不禁都有些伤感。平时兴冲冲来回奔跑嬉戏的小路，今天在他们看来竟是那么的漫长乏味。

李聚德从田间转了一圈，汗水已经把后背的衣服浸了个透，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喘着气打消了再向前巡视的念头，换了方向，悻悻地向家中走去，走到村西头的小树林，躲到树荫下打算歇一歇再走。

不远处，一个姑娘正弯了腰拾着柴火，李聚德也没在意，只顾坐在树荫下敞开衣襟扇着手中的扇子。拾柴的姑娘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他的近前，李聚德抬头一看，却把他自个儿看了个目瞪口呆。这姑娘，白皙的肌肤如凝脂一般，弯弯的柳眉下面，一双黑亮的眸子里像饱含着一潭秋水，脸庞是鹅蛋形的，鼻子小巧而挺拔，樱桃小嘴上像抹了一层艳红的胭脂，乌黑发亮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了一根长长的辮子。虽然穿着落满了补丁的破旧粗布花褂和同样破旧的粗布裤子，但破旧的衣衫却一点也遮掩不住她的秀美与婀娜。李聚德呆住了，村里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妮子！这是谁家的？捡柴姑娘见眼前这个敞了丝绸短褂、粗眉细眼、一脸淫相的精瘦老头咧着嘴直愣愣地盯着自己看，她是又羞又恼，不禁涨红了俏脸，狠瞪了李聚德一眼便转身跑开了。这一瞪，姑娘是出于气恼，而在李聚德看来，却无异于勾魂摄魄。

直勾勾地看着姑娘跑得没了踪影，李聚德这才回过神来。看看四周，见李带迎面走来。看到李聚德，李带叫道：“三叔，大热天的，在这儿干吗呢？”李聚德咽口唾沫道：“是李带啊！我在田间随便转转，你来得正好，三叔问你，刚才跑过去的那妮子是谁家的？”李带笑道：“三叔，你问刚才那妮子呀？那是纪琦家的，叫纪英，那可是咱这一带的美人哟！”

纪英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定定神，把捡来的柴火抱进灶房，用火镰打着了火，点燃了填进灶里，端了铁锅放在架上，然后用马勺舀了水倒进了啦啦作响的锅里。

“英子，水烧开了没有？”

“还没呢，娘。”

“哦，等水开了就把苞谷、野菜下进去，你爹和你哥他们快回来了。”

“知道了，娘。”

纪曹氏坐在院子的树荫里修补着放在膝上的一条裤子，冲灶房里向纪英嘱咐着。连着几年干旱，家里的那几亩薄田几乎是颗粒无收，哪能养活一大家人呐！纪曹氏除了干田里的活计外，平时还靠给人浆洗、缝补衣裳指盼着能给家里添两个柴米钱。

纪英边答应，边往灶里添着柴火，不大一会儿锅里的水便烧开了。灶台上的簸箕里放着早已收拾干净的野菜，纪英掀开锅盖，把洗净的野菜倒在锅里，又从米缸中取出了一小袋包谷，从中轻轻地抓了一小把，慢慢地撒进锅中，然后用筷子搅了搅，末了再把锅盖轻轻地盖上，继续往灶里添着柴火。菜粥快熟的时候，纪升和纪连回来了。

吃过了后晌饭，纪升、纪连来到纪琦近前，把二人不想上学的打算说了。

“爹，如果你同意，我们明儿就不去上学了？”

纪琦铁青着脸，一声不吭地从怀里掏出了旱烟袋，往烟锅中挖点烟叶，用火镰打着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叶的辛辣气味刺激着他的嗓子，而他心里更是说不出的苦涩：纪升、纪连懂事了，知道日子的艰辛了，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有文化对纪家人的重要呀！纪家几辈子人都是吃了没文化的大亏了，自己的父亲和三爷在义和团里能征惯战堪称英雄，可是肚子里没有文化，最终叫官府里那些奸诈的文人武将迫害得弃家而走，至今生死不明。再拿自己欠李聚德地租的事来说吧，利息明明是讲好了的，可李聚德却暗地里在契约上做了手脚，硬是把利息给提高了好多，这高息滚下来的租，一直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李聚德之所以敢这样欺压自己，还不是因为自己没文化、没本事！自己之所以这样硬撑着叫纪升、纪连兄弟俩上学，是想让他们兄弟俩不要再被恶人欺凌呀！可如今这念书的学费从何而来呢？家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哪里来的学费呀！唉！

“爹——”纪升还想说什么，纪琦打断了他的话，“升儿，这事儿我和你娘合计合计再说。这几天，你和连儿还是按时去上学，学费的事儿，爹再想想办法。我明天到学校去给朱先生说说，请他再宽限些日子。”纪升欲言又止，只好和纪连退了下去。

纪英在院里看见二人出来了，忙喊道：“大哥、二哥，哪里去？”纪升回答道：“哪儿也不去。英子，你在院里干吗呢？”纪连看着纪英，笑着对纪升说：“英子在院里干啥，你还能不知道？准是又在门外学了几个新字，练着写呢！”纪英听了